麟原文集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四

滄海遺珠集序

元 王禮 撰

右所編次元初迄今朝野之作凡二千三百餘首為長
詩天地開集於江西方士夫猶交致其所睹記者於
千百人五百餘首長短篇因撫卷嘆曰詩也者其
今夫天地之精氣之著也與化其愈出愈有而愈無窮

也白樂天嘗言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自令而觀元氣行乎三光五嶽之間所以烟雲風雪晦明變化山川艸木動植榮悴流轉而常見者皆文也况鍾而為人又得五行之秀宜其能言之士各鳴其所遇以感人心而代不乏焉盖亦秉元氣吐人文往過來續而無盡藏也而亦未易得也抑嘗觀夫滄海之珠乎清圓明麗之可貴孰非元氣之孕也而詩之美似之然求珠於

海必腰絙深入乎千尋蛟龍之淵而後得其難也若此乃有委於沙礫泥淖而莫之或收豈不深可慨哉於是復錄今所得若干篇以補其遺而名其集曰滄海遺珠嗟乎詩之遺落不世見者可勝道哉登是集者可無棄予如遺之嘆矣遂書此以志其首

送劉維行序

吾邑瀨江劉氏世業小兒醫四方孩穉之病者咸奔走焉予往識日新翁淳愨信實人也嘗徵予序其譜繼又

識其從子維行其恂恂篤厚猶其季父人皆稱其異於衆醫而未知其所以異葢其異者儒門也其諸祖有尊經先生博洽經史有才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須溪劉大博嘗師事焉於吾家衡州史君南山翁尤莫逆故予稔知其家嗟夫醫之為數人之死生繫焉豈不難哉然小兒醫又其最難者也血氣未充外邪易入啼焉而莫知其所苦問焉而弗能吐其意心誠求之億則庶中非恂恂篤厚者罕能得也予親友劉英遠童幼爽和深自驚

慮於是屬之維行維行極力調護旋喜勿藥英遠感之深以世俗之所以報者未足副維行之望必求余文以報之數以書來諗衰晚之年懈於摛思而請弗倦因嘆維行及幼之功出於誠而英遠報德之意亦出於誠皆可敬也予雖老又惡得愛於一言哉

送莫慶善歸宜春寓所序

莫慶善氏吉文士族也少有俠氣善琴善畫鷹知名一時有縣其所畫中庭雞鶩諤視不敢進亂定喜宜春山

水幽絶往游僑居二十餘載名公使客之過宜春者必之莫氏得其一翎半筆寶若大貝去秋暫還廬陵識與不識咸奔走焉罷於筆墨殆甚宜春明年春將復僑所鄉之親舊留行未得飲之酒賦詩為别而屬某序其情酒半某語之曰傳稱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棄墳墓也韓昌黎稱楊少尹亦以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慶善得無有遲遲之思乎且某聞李伯時畫馬法雲秀禅師曰公業此日久求其情狀繫念不

忘他日必入馬胎伯時愕然遂畫觀音慶善落筆無非
暴鷙搏擊之態得無麟鳳儀儀師師之意罕見也夫慶
善曰子厚我者也藥石之誨也吾將歸老於忠節之邦矣
吾將引洙泗清流以泚筆掇太山巖石以礪墨而寫夫
日準月角河目海口龍形虎掌之表矣相視一笑別去

贈愚直隱者序

洪武四年秋予校文東廣蔡與善亦省其嚴父立敬翁
於五羊暇則侍其親來謁于時觀與善其容顒然其志

昂然予竊喜翁之有子也自是別去邈莫相知後聞其
游海康溯灘瀧而窺勾漏歷蒼梧之野以至於桂林而
歸又鼓枻東游以觀京師之雄麗浙水之清妍益壯其
為人今年夏五有稱愚直隱者談星命數學於吾里占
候吉凶如養由基之射予聞而異之曰其寄迹於方技
而逃名於隱逸者與既而來訪謂昔者嘗拜予於嶺表
與之語而熟腕焉前與善也於是濶別一紀而翁亦不
可作矣棘欒乍見感嘆久之與善作而請曰僕歸魯溪

之上有年矣棊室里之環山粗庇風雨左右田園數畝
耕治足以給朝夕親舊過從斗酒談笑亦自暢情而暇
翁牧老又時能班荊憩蔭共話桑麻或喜其愚或與其
直而吾之心跡亦可隱矣時有稽疑過衡門之下則據
愚者之見而直道之否泰禍福之機粲然可睹他何能
哉先生與僕雅故願一言序愚直者之志予知蔡久嘉
蔡之多能慕蔡之肥遯又忍違蔡之請乎作贈愚直隱
者序

思齊堂詩序

思齊堂者士原珠湖之肯搆也有詩成卷者騷人才士詠其思齊之志也盖堂也者君子攸躋之地風雨除矣鳥鼠去矣似續妣祖者於斯居處笑語者於斯俛仰之際得無有所思乎人之常情孰不望高思賢人君子勝己而可敬必願與之齊齊之如何就其如賢人君子者去其不如賢人君子者則人亦安知其孰為賢人君子而孰為我哉此士希賢之功而在實用其力也詩人喜

之稱之於以助之非一念相愛之情歟士原本淳溪彭
氏其先由科第起家鄉稱右族僑寓珠湖防三四世父
子承中廢而為興門人所難者嘗閱其譜牒歷歷如胝
諸掌及觀堂扁與題詠之什又喜士原之勇於從善諸
賢之與人為善故為序之詩云誰謂華高企其猕而尚
當與為士原而三復誦之

送族子朝俊行術序

朝俊將行四方辭於予曰易言不家食吉愚末小子之

出長者將何以教之予問汝之出也何挾乎曰道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高明祖父之所以駕風鞭霆興雲致雨利下土福民生傳自劉公動神以迄於令者太一之說也世家宣溪含沖毓和克生賢傑科第簪纓綿綿延延以享夫榮名而蔭其後者由遇夫地仙鍾珏得聚散向背之徵則陰陽之說也賊子皆與聞之其於出也何有於是進之曰荀卿有云藝之善者不兩能令汝乃兼能之不幾於夸誕乎雖然老氏之稱道家

以其近道理也觀山川流峙之形勢者可謂之明地理則於二者可不力學以究其理乎苟能讀書究其理則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而仰有以動乎天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形而俯有以察乎地若然則庸巫常師不足汝敵矣朝俊作而謝曰善哉長者之誨也敢不敬從於是因其先祖南齋之號一字南阜又可見其自新之意而南為生育之鄉尤可尚云

送士鴻應辟序

泰和劉司業之子平原應辟赴京維檝白鷺之渚趨予陋止言别且曰平原甫除喪家政無所經紀病母無所療養學業未有所切摩形單影隻煢煢自悼乃有以名聞檄急於火勢難久稽觸熱以往先生執友也可無一言啓益我哉聞之黯然因念司業敬我深知我厚嘗以宦游靡定欲屬其子於我以為經已有諾責而時艱人遠未有幾微及之如斯以出愧負司業矣夫以世禄之

彥才質之美遲之數年使鄧林之植藍田之產經夫斲之礲之以成其美嚴徐之見未為晚也發於持滿必為名士為賢大夫庸非士友所深望雖然人之出處淹速固各有時非人之所能為也懇情而弗獲則祿代以養仕優而學要亦無不可者洛陽年少立經紀之制陳治安之策傳之天下垂於無窮豈亦大早計乎余前言過矣子其勉之平原令字士鴻云

伯雨字序

王氏子祖霖以大父之命既筮賓以冠僉謂此令器也揆錫以字無踰伯雨一日請於予曰願有所教俾得因名思義以自勉焉予見其執經問難弗明弗措揮毫落紙虎躍鸞翔心甚奇之於是因其字以諗之曰雨者天之霈澤陰陽和暢之所致也古人則蘊之為德行施之為利澤上之恩澤及於己則己之膏澤下於民小畜之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也伯雨之令日以之乾之辭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陰陽和洽而品物暢

遂伯雨之他日以之以予之才未有畜而不施蘊而不用者也雖然雨固潤澤萬類者也適其時則為甘損於物則為苦用汝作霖雨之際為甘乎為苦乎伯雨曰歲既大旱將甘之之不暇又焉得以為苦耶予笑曰因此悟彼斯子可與言易矣作伯雨字序以詒之

贈無詰師歸隱序

前十年前陵鷟谷駭平生游好困阨淪謝過半其幸存者或隅絕數千百里外累歲書教不相移或逐逐珪組

干名席寵於當世則不得朝夕常見求其氣味同樂尚近可與晤語抒意者何其不富見也以清修朴簡迹寄釋氏法中若吾無誥師其殆凡卉之猗蘭衆羽之孤鳳也歟其性情文學不與吾儒異道又多藝能遠近所敬慕眞柳子所謂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往承平時師方壯年同兄碧虛游覽潮之名山水過江表從許公笑隱游故多識一時茂士重客迨歸東山若將終身亂餘起而領袖青原愜輿望甚於今五年矣聲鼓而退或

問師故則曰吾曩也振錫而出不自知胡胡然龍翔之留
也歸也解包而歸隱亦不自知胡胡然而青原之寄也吾
止吾行如雲如水隨於時聽於天吾惡乎知惡乎知第
與其有所任於事而役乎心曷若逍遥詑慢以樂吾志
乎予聞而嘆曰其有道者歟予固知師之賢於人也雖
然古人一池一堂之勝猶以得其人居之則山若高水
若廣況青原聞天下者乎予方為學校出也而氣味同
樂尚近如無詰師者乃幡然去之違離契濶吾誰與語

能無愴惻於懷者乎玄妙韋煉師道沖與予皆知師者

韋旣采惜别之詞為卷復徵予序之予於無諧舊且厚

雖徵韋請猶將盡吾情況敢負於韋而愛於言哉詩云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餞别之頃尚當為師三復誦之

閟山樵隱序

閟山樵隱者新安汪君士章也方天下無事士章克紹

前烈干禄以養志亦少遂矣追八表塵昏即裂冠毀冕

入乎閬山一簑一笠與樵夫野老同其趣非知幾之士

哉予觀箕潁以來長往之倫厥類非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避世以全其高或垢俗以潔其身或守己以鎮乎物類皆表裏一致始終同操使百世之下景慕不已其所謂志意修則驕富貴者歟有如士章道足以弘才足以赴而能囊括於寬閒寂寞之地鍾鼎不足為之榮簞瓢不足為之屈宜其樵隱樂趣諸賢詠歌之不足也予初未識士章雲陽進士李君一初亟稱其賢固已耳熟而心往矣今見士章睟乎其容藹乎其言益信李君之知

人則於士章已嗟見晚能無情乎雖然仕止在乎隨時士章年强德立而時方求賢正士君子行志達道之日也惡可久宅闤山之勝遂忘天下之窮民哉若觀魚鳥玩泉石以自娱乃余衰邁無用於世者之宜而非所望於士章焉他日成名歸榮故鄉而後寓隱於樵未為晚也士章以為何如

美王太守祈雨詩序

郡太守太原王公君澤莅政廬陵之明年汲汲惟恐黎

庶之失所遇利害悉興除之於是政平俗安方千里倚之為泰山為慈父夏五月連旬不雨赫威如爐民無所喙息而苗日槁矣公惻然曰吾郡之民俛焉日給公上之需於常賦外而未嘗有幾微怨咨之色形於顏面真良民也今遭時之盭如此將仰無以充國家之賦俯無以為事育之資吾且柰之何哉遂徧禱於老佛之宮神仙之所又遣府史乞靈於龍湫公則齋戒沐浴夜直雩壇以俟遲不得命則不冠不履奉所祀之神周巡闤闠

以致罪已意而日竟不噎衆益疑焉禮則知雨之終可必也蒼蒼而上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感盖形勢高而視聽卑也先是公於歜月寛里從舊輸之尉者數百人歡聲載道上聞於天洗寃澤物之意隱然與東海祭孝婦同科况其素行之孚於上下交於神明而無愧者哉此禮所以知雨之終可必也既而賜履之境靡不沾足于是郡邑之士咸為詩歌以詠太守之德而謁禮為之序禮觀一雨之應國家財賦之出生民事育

之資舉有所利賴緊誰力哉賦詠之可也遂歌之可也
序而傳之亦可也故書

壽歌題辭

傳有之食饗之禮非以致味也又曰饗所以昭德也近
年俶擾以來故家舊族慶問闊焉不講況宴會之頃覿
其藹然德意緊然禮文哉於此而有能彷髴古訓一二
是猶絕壑而聞履聲重陰而睹日月豈不驚見而喜道
哉晴溪居士涉險阻艱難於盛年享熾昌壽考於晚節

懇懇念箕裘之業惓惓營勤讀之齋志趣固有賢於人者也四月維夏適屆初度一時子姓羣從捧觴上壽拜跪有序進退有容各取器物之可以擬壽延壽者悉播之聲歌以抒有慶之悰予覽而笑曰諸生之意遠矣樂記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作歌以蘄壽非取長年之同音歟猶晉人尚九日而靖節詩謂舉俗愛其名斯人樂久生意也長言之永歌之自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蓋歌詠所以養人性情舞蹈所以養人血脈高年聞歌詠

之美自然思暢神怡精力強固豈不賢於偃仰屈伸效彭祖於渺茫哉春酒介壽亦取和適又其次也於是上下之際藹然德意相洽粲然禮文相接則壽考且寧保我後生也必矣諸生欣然請題辭於簡遂書斯語以與進之亦以勉夫世祿之家事長之禮有未暇者云

麟原後集卷四

麟原後集卷五

元 王禮 撰

記

石湖鄉校記

石湖鄉校曲山巽行藏修遊息之所也其在宋曾大父仁叟為胄監弟子員厥聞四馳大父宏遠克世儒業欲以所居為鄉校聚俊秀以講先王之道御史蕭公泰登為書鄉校二大字養吾劉先生記之而志竟未就世父

壽春思繼成之以仁存銘其堂巽行之言曰學莫貴乎得其地李濬之之白鹿洞范文正之長白山山川之秀皆有助於進修於是即其居之北山行五六里得石湖清幽之勝而卜築焉塾堂門序秩秩修潔面端石之峯偃蹇盤礴鑿其麓為治泓澄鏡開亭其上曰臨清峯之後為谻絭之谷茂草緑縟瀸瀸濕濕各有以適其性由治上而東入清涼之巷二百餘步石湖在焉繞堤雜植棉柳依約如畫柳陰圍圍洋洋衝岍电藻或隊而翔或

逸而散又折而後循循以升曰西成之坡穫石離立隱隱如聞挃挃音隣曲淳朴有幽人之風稍南直堂後為谽䐩之巘數椽翼如其顛可以娛客平疇低岫烟雲相滋縈清繚白環列几席之下轉而西步喬松之陰坐賢樂軒則美茹之圃茂蔚其側山林之清籟常聞士商之屐齒罕至藏修於其中游息於其外所以成德性而暢文藝者不既多乎於是雲陽布遷翁聞而悅之題其顏曰石湖鄉校既而來學者屨常滿而巽行之學亦日進

而月殊矣予觀蕭氏之鄉校繼志乎數世始得勝而成之則君子之欲化其鄉成其俗者豈可責效於暫而不要其成於久哉予於鄉校之成嘆其數世之仁而冀石湖之勝有益於學者尚百世之遠也已是為記

克復齋記

桐廬董君希顔居隣釣臺攬山川之奇勝慕昔賢之高風人品固可知也而猶日以進修為事間語予曰鄉也甞闢齋於廬之東字之曰克復書策琴瑟秩乎几案芝

蘭竹石森乎堦除誠足以養性怡神而未有文辭以昭
名齋之義非缺歟予為我記之予復之曰希顏儒者也
處而所與游者皆賢師良友出而所與交者皆名公碩
卿仁義道德之懿孝弟忠信之實有之已而施於政矣
克復何待於予言然嘗聞之克復非有先後之殊已纔
克禮即復其機間不容髮顧力行何如耳況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即克復之事而董氏家法也歸而求之
有餘師何待於外希顏喜且謝曰微子之言吾忘祖訓

矣請筆之庶常目在不忘也桐廬有董司徒廟碑載系
出漢仲舒希顏豈其裔耶希顏名仁而克復名其齋蓋
欲以第一等事自任云

種花軒記

吾廬陵在江西號劇縣其壤地廣以袤其賦稅浩以穰
其詞訟煩以夥而豐實不稱焉於今殆且甚矣土田多
荒瘠而租益重裕者不一二而窶者常千百故斂不任
峻治不任苛又附郭供億居先恤之則安不恤則頑視

他邑為難治洪武七年漕運判官王君以材敏出長斯邑本之仁厚以摩撫之訪其土俗而詳覈之政防二年遠邇和洽廨宇常治也猶以民力罷困後之安其阤陋於是即其西偏為四楹之軒以肅賓客而字之曰種花蓋取潘岳河陽意也既成屬邑士王某記之某復於君曰傳有之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均之易易也且獨不見業種花者之術乎識其陰陽而移之順其性也防其風雪而待之固其本也秋陽之烈蔽之不使枯其幹春雨

之淫疏之不使淹其根糞之得其宜培之適其中漑以
滋其莖鉏以薅其蔓則其生成長茂可立待也而莫切
於去其蠹焉蠹傷其生枝葉必悴吾雖愛惜之勤亦何
益矣艸木無情猶必盡其道以養之況吾之赤子可使
有不遂於吾政者乎某嘗行夫田畝蹊路間閧啜夫野
老之語未嘗不慼邑長豈弟之澤苟有傷其生者咨訪
以察之勇決以去之則他日生意發育散於民間在門
牆為桃李在中阿為菁莪在南山北山為臺萊藹然一

邑之閒蔚乎四郊之外豈特是軒之前丈尺之地哉君嘆曰子之言微而婉托物以喻政也請書於是軒以爲座右規君字道亨識趣高遠蓋簪纓忠義之後云

藏春軒記

古筠在豫章上游山水幽絶其俗儉而静樂獨而息交予嘗游焉於今三十年矣客有談楊氏藏春軒而請記其勝安得不使予惘然舊游之思乎余雖未跡是軒意必繚以周垣藩以叢篠得其門者則覩夫白白紅紅菁

菁郁郁生意不斷嘉木交縈樂意相關幽禽對語暖霧融融游絲冉冉必駸然曰春在是矣未得其門者不有牆厚盈咫如隔蓬瀛之感乎不有蛺蝶紛紛春在鄰家之慕乎若然司馬獨樂諒無以過之雖然予聞藏春於一隅者士大夫閒居之所尚獨善者也推而放之四海者大丈夫得志之所為兼善者也楊氏之英有從事大藩將命無違他日皆將有民社之寄茍思於時為春則於人為仁以仁存心施於有政豈不大有過人者哉書

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雖君人者之事而理無上下其揆一也姑以斯語記於藏春暮年倘有過筠之日尚覽其勝而詠之

畦樂記

凡物苟可以寓吾意者皆有可樂而往往游於物之外者得之不能游於物之外者物且有以累之人惡能有其樂耶吾郡王君與齡僑於豫章東湖之上有年數矣近得地數畝在闤闠中畦之以蓺蘭菊蔬果日薅治而

滋灌之於是生意蔚乎其前乃築室臨之字之曰畦樂或曰王君之涉是畦也或荷鉏焉或抱甕焉吾見其獘獘焉勞其身而顧曰畦樂何居予應之曰予於是畦喜王君知止足之分矣惟其知止足之分故因時於天求利於地以食於人者有窮而自食其力者無愧無愧斯無咎豈不休休然有可樂哉心 既樂惡知身之勞乎蓋樂在外而不在物也且子不見昔之貴擬金張者乎第宅之雄冠蓋之盛宴游之 娛聲色之奉亦可樂矣而常

戚戚不愉者物之可以足其欲者交戰乎中而不能超乎其外使知止足之分外物豈有以累之哉昔人謂陋巷自有其樂而樂不在於簞瓢予亦謂與齡自有其樂而樂不在於畦特因畦以寓吾意焉耳雖然東湖之上徐孺子高風蘇雲卿雅操躬耕樂志千載如一日也與齡得無有歆動之思乎與齡性和易顏如渥丹樂意滿容良友也宜為記

上猶縣重修譙樓記

上猶隸南安界於湘廣萬山之間時清則俗淳時畀則易以偷已然之迹也縣治舊有麗譙迫於山勢近在眉睫加之下流喧豗如爭訟聲致使長民者政化不通民多病之元季燬於兵燹惟治事之廳僅存於今二紀矣內附初任官惟賢次第修復洪武六年夏邑長余原溥貳令熊文英曲史秦文昇𣺌歲去職惟君獨任邑事三月之間百廢具興一日屬其耆老而告之曰時苟清矣邑苟完矣更漏猶托廡下於政有缺有能義助木石者

乎咸曰唯唯君知民之樂從也營度於心計謀於衆相其風氣蔽虧脫隘就爽臨於通衢不旬日而麗譙以成於是山勢之擁匝者若退水聲之嘈雜者不聞精神疏通襟抱開豁四方來觀莫不欣慕而言曰前六十年乙卯汴梁楊君實新縣治後六十年乙卯平陽皇甫君又新麗譙二賢前所希有宜求文士以詔後人邑之從事耆老合謀曰宜介前江東帥幕楊君璟卿請記刻其上按顏師古於漢書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亦呼為

巢所謂巢車者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譙巢聲近本一物也上猶邑於遐荒斯樓不可後繼今以往過其邑者聞更鼓分明有不知其善政者乎又喜邑民淳厚樂於從令相與以有成也故不辭而樂書之

大隱樓記

郡城南行三里許有起傑然閎麗之樓者問誰歟羅其姓宗信其字也一日過之宗信與予登樓縱觀西眺古寺杜司戶審言之祠在焉即詩人堂也今長岡斷隴曼

衍相屬令人淒其懷古東俯章貢沄沄順流嶺海財貨之轉輸悉此焉出古今遷客騷人若蘇若黃風帆浪舶南去北來可悲可喜者何限憑闌徙倚於此信可脫凡濁而盪心目也既而謂予曰斯樓之成進士陳君士弘字之曰大隱翰林承旨宋公景濂為篆其顏或謂其在唐肆之區康衢之側非有丹崖翠壁茂林幽壑之勝而加以隱名何居愧未有以對也幸先生適來先生於我有故留為道其可不可也予曰語有之小隱山林大隱

朝市此言何謂也心與迹之辨也自其迹觀之世之厭
薄名利遯於巖穴影響昧昧惟恐入山不深入林不密
者隱也而或借終南為捷徑致北山之移文則其心之
隱未可知也其小之也固宜自其心而觀之固有身居
鸞臺鳳閣而常懷枕流漱石之思職在獻納論思而時
有耕雲釣瀨之想追夫淵明之戀柴桑六一之懷潁水
浮雲富貴世俗泊如類跡未隱而心先之若人也不待
棲遲岩谷之間而已超乎方之外矣其為隱也不亦大

乎令宗信雖宅於市恂恂然退藏斯樓若無若虛不求聞於人人亦鮮知之者謂其缺山泉之樂則蘭盆蒲石之列几席非匡廬瀑布之泓澄者乎蒼松翠竹之在圖障非會稽山陰之美茂者乎表以大隱孰曰不宜宗信謝曰聞先生崇論昭若發朦矣請書於壁以示來者遂為記

歐陽氏永思堂記

歐陽文忠公天下之士也其文天下之文也在當時曾

子固巳謂公之賢韓子殁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思見之而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去今二百餘年矣天下學者孰有不思公者哉天下之人猶思之況吾廬陵鄉國之人哉鄉國之人猶思之況夫歐陽同族之子孫哉同族之子孫而不公思則不惟有愧於鄉國之人且有愧於天下之人矣吉文建寅公之族子也盛年鋭氣謂功業可指取有留京師十餘年一命未足

償其志而崎嶇兵亂以老比年還鄉作堂以奉先中祠
文忠而諸祖列祀其次字之曰永思徵記於予建寅所
以望其子孫者可謂至矣雖然建寅望其子孫以永思
者豈曰徒思也哉後人思公以其賢也思其賢必有企
齊之心而後可非思其笑語嗜樂而已也予之斯語豈
特蘄夫歐陽之子孫且有蘄於廬陵之學者使歐陽子
孫與廬陵學者自修之篤日思齊而內省焉則無愧於
公無愧於天下矣予亦廬陵人也當因以自儆云

耕讀齋記

楓墅違棟谿五里王氏在焉其先棄嚚隘而即曠夷離棟谿有年數矣其彦有曰與定美才遠識戡難禦侮與其伯氏弛張相濟迨鄉里綏靖即理舊址堂構翬飛遠邇稱美嘗語予曰泰也曩於居南別業築室三間字之曰耕讀幽林在南沃壤在側書策耒耜雜然前陳力作而倦則入息披吟田夫野老幽人處士過從論說以為常油油然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日月之代明寒暑之推

遷予樂也甫及三年廢於一炬今雖影没而朝耕暮讀之意嘗往來於懷終當即其舊而新是謀子為我記之予復之曰帝舜命官既以黎民阻飢命棄播百穀即以五品不遜命契敷教作司徒詩人之詠后稷粒民率育之後必美其陳常於時夏蓋養之與教二者不可偏廢不先於耕則救死恐不贍奚暇治禮義不繼以讀則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近於禽獸人事之至切至大孰有先於斯二者哉與定斯舉甚韙宜薦成之他日豈徒一家

遵之將一鄉慕之由近而遠雖天下之大有不聞風而興務農力學以致隆平之治者乎與定謝曰命之矣請筆於齋以為訓故為記之而復詠以詩詩曰維南有齋其林幽幽離塵遠躅耕讀以休其耕維何播種南畝以時及力齊茶蓼斯朽奄觀載穫如坻如京以賓以祀百禮告成其讀維何有經有史其善伊儀其惡伊恥變化涵養天秩有常君子之歸邦家之光嗟予王氏系自長者仁厚傳心晝夜不舍曰農曰學聖謨匪今農惰學倦亦

獨何心耕勤讀敏厥效伊邇我作戒詩詒爾孫子

知止堂記

鵬舉吾友也姓張氏其先真定人少之時與吾弟子周同師鄉先生馮奬翁於泮宫既長即推擇為吏有能聲迨丁中憲之治廬陵也君昉得行志盡其才盖丁公以風憲着德選為監郡遭時多艱人少可其意者君以練達明敏佐之信任之専雖齊桓之於仲父不是過也既而丁公改除從嶺海取道入京君與偕行以薦積為廣

東帥府都事元祚既革即慨然曰世事若此其可以止乎廬陵吾生長之地而忠節之邦也吾其歸老焉遂挈妻孥以還邑城西蕭氏之基頗有幽趣遂請於官而築室焉繚以周垣雜植竹木椒果池可漁圃可蔬樵牧不待外求予嘗過而悅之君指其堂示予曰吾以知止字之矣子為我一言記之嗟乎予將何言哉猶龍子有云知止所以不殆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而舉世汲汲於富貴之場者莫之悟鵬舉之見超乎斯世

之上矣予復何言哉且獨不見昔之居此者爭其冠蓋赫奕粉黛靚麗爵品之榮貨産之富殆金張比肩崇愷並駕也而今安在哉使其知止足之分君惡得而有之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不易之論也至若孔門知止之說鵬舉與吾弟昔也聞之鄉先生詳矣何待予言是為記

竹所記

吾王氏之彦有曰伯輝世居流江流江廬陵之上游也

溪山相繆蛟蟠鵲峙縈青繚白鬱為勝區伯輝即其居
旁之隙地種竹千枝猗猗脩脩俯而臨之如玻瓈池仰
而覿之如翡翠林丹鳳望實而忘飢蒼龍顧影而失色
縱酒於中則清風徐來題詩其上則飛塵不涴其塾賓
蕭子所氏日造而悅之曰美哉竹之所也既而謂予曰
先生以文學知於時驅馳掄材於數千里之外而同里
同姓有若伯輝之譓重清整又與其尊父寧都守相伯
仲而竹所一室未嘗片言記之豈泄邇忘遠之懼也乎

曰既聞命矣何愛於言竹所雖王氏故事然昔人取之以其德也其質直直則不回君子之公正不阿似之其節勁勁則不屈君子之執理不撓似之其中虛虛則容有謙以受益之德焉其筠葉貫四時不易有窮達不變之操焉君子之樂於竹也是之取耳以竹為所必其德無不相似一不類則虛其所矣雖然子所留國學三年閱天下之文多矣倘以予言不戾於古而有益於人歸以視伯輝何如也是為記

芳庭記

諛非美俗也而有相尊相厚之意焉故聞諛詞則悅不諛則扞格而難入人之交於人也亦何樂乎扞格難入之意哉故其稱人之字也尊之則加堂焉非堂則軒矣厚之則加庭焉非庭則齋矣或以溪谷或山或洲意猶是也夫然則聞者欣然以喜曰是尊我也是厚我也烏可與之疎且外哉嗟乎習俗移人雖賢不免況其下者乎姪孫子芳好事者多稱之以芳庭或求聞人書二大

字以遺之子芳告於宗之丈人曰芳也何德得此於人人哉不表之楣閭則負其相尊相厚之情將滋蘭樹蕙蒔杜種菊於前榮以無愧斯名可乎丈人將順其美則冣之曰而奚以多事為哉使三閭大夫盡求蘼蕪揭車之類恒藝之將不勝其勞矣彼求衆芳之所在者意有屬也惡用根荄枝葉之類求乎哉繼今而後思邇名賢使子弟之佳如芝蘭玉樹生於庭階則芳在是矣且而獨不聞吾家種槐之故乎其芳與德俱萌必封殖而後

成則其陰潲庭宜矣傳曰栽者培之予芳其勉焉予聞君子所以貴其名號者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夫苟失其所以為芳則斯庭無君子之迹矣可不懼哉予言如此不知者以為習諛也知之者以為非諛而規也用記於壁

樂閒亭記

則巖舊居郡城辟地始家令之杜方二十年前予嘗訪焉時得樂閒二大字揭楣間自謂樂閒叟求予記文予

謂能閑固難閑而能樂又難則嶶亦冀自是少樂於閑
矣孰知數年之後運化不齊長子死焉其季庭桂入吏
部為書佐則嶶隻身僕僕塵埃中曰公曰私靡不躬應
求須臾暇且不可得況望長享此閑乎既而庭桂由書
佐為奏差出入乎公卿之門馳騖於淮泗之上鄉里慕
之不弛其舊歡僮僕闢之復起其新敬俛仰今昔有可
慨矣去冬庭桂自京歸過予於溪上入郡因往問焉而
新亭適成朴素爽朗有若蓬者焉有若舫者焉庭桂指

以語予曰此樂閒亭也昔得文於先生今逸矣願重記之留予從容竟日觀其圖籍在左壺奕在右杖屨或來於近局衣冠時集於名流廩宇連延騶從敏給即今日意象推之則巖誠可樂其閒矣追惟往作記時於今二十餘載一清閒之福則巖屢得屢失而今遂其志則人之能得閒者非天幸耶世之汲汲於富貴之場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不知安閒之可樂者其爲人何如也庭桂字仲芳與予同姓云

生存堂記

予友劉善自樂慨念喪亂以來二親雖存荐歷兵燹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以為生既而相繼淪亡送死未盡於禮今幸時清屋廬粗可居田疇粗可養而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能無衋然於中乎於是字其奉親之堂曰生存庶幾事死亡如生存亦志遺憾云爾既求永新烏傒繼善篆其顏復欲予有以記之予謂是心也人子不死其親之良心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豈獨烝嘗忌日思

慕為然哉一念不忘其親則所以體其心守其枝者無不至矣親雖云歿而吾心之親未歿其音容顯顯陟降庭止吾可以邪放不檢虧體辱身以為父母戮乎吾可不勉強學問進德修業揚名以顯父母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庶乎能子矣將不為善人君子之歸乎嗟夫世道日趨於薄有不忍言者矣鄉之人有視死其親若去贅疣然未踰旬月更張百度以從已之欲由令而觀非斯堂之眾人也哉雖然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自樂力行之以無負名堂之意至若劉氏世系之詳則在老生蕭會心之記不薦書

麟原後集卷五

麟原後集卷六

元　王禮　撰

記

存竹堂記

余至東昌客有從余登蕭氏之堂子問堂以存竹名竹惡在客曰非是之謂也蕭氏祖德祥能守厥考竹軒居士之業猶竹軒末亡嘉之者以存竹稱也然則其詳可聞乎曰當在宋也德祥之五世祖子信職醫獲交於忠

簡胡公餽之金錫之田薦之官俱弗受問所欲曰但願子孫世世讀書足矣公嘉其志大書讀書二字顏其堂至居士能守此訓以不隤其世業德祥又能繼其志潛心於學明理於醫遠近疾病者咸歸之證論可為與否或當至劇乃愈或可不療自愈後皆如其言全活者衆而未嘗責報於人貧之者與藥不問直侑以米炭薑棗濟之士大夫謂其能以竹軒之心存心非徒存其遺訓世業而已謂之存竹也實宜初仕廣州惠民藥局提領遷

韶州醫學教授以壽終於家平居惟延師教子為先務世慮澹然雖出入權貴之門未嘗干以私又曰令其子孫信厚文雅資計溫裕皆食舊德所致而斯堂未有記常往來於懷先生辱與其子若孫游能勿靳於一言乎余觀今世豪家大族五世希不失矣贊皇之石魏公之笏其存幾希矧有如韶州教授既存竹軒之世業復存竹軒之世德者乎宜其子孫詵詵濟濟勿替有引非偶然也昔髙唐趙氏有儒醫篤於利濟冥冥陰佑釐以孫

子青山先生出焉天之報施善人庸有爽哉蕭氏媲美於趙將必有顯者出以其時考之可矣姑誌於斯堂以俟

進脩堂記

從弟子充嗜學不厭因舊堂而牖之疏通爽朗名以進修求永新烏侯繼善先生篆於堂顏庶常目之以自勵既而欲聞其方志於屋壁於是語之曰易云君子進德修業在忠信在修詞立誠釋者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修詞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予謂德以存

之心言也業以著於事言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德言進忠信之積也一念不忠信德非其德矣況覬其進乎業言修又言居用力不置猶居其中也脩業而言修辭惟口出好興戎當謹飭其辭主於忠信所謂立誠也言忠信修辭立誠之謂也行篤誠忠信進德之謂也君子終日乾乾愼斯二者而已矣昔元城事溫公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初甚易之退覺言行矛盾力行七年而

後成人之表裏一致豈易得哉夫堂也者君子攸寧之所而日與賓友揖讓進退周旋唯諾於其間者也吾弟賓退之頃即思向之所為果忠信乎所言果誠實乎夜寢之際即思晝之所為所言果無愧乎孜孜力行改過勿憚不為善人君子之歸吾未之信也吾宗簪纓之世雖遠詩禮之澤猶長但在勿替引之耳予老矣何未見子弟篤於進修以無忝爾祖者乎顧名思義尚允蹈之毋徒借聖賢法語以為黼黻庭内之具

介石軒記

予一日至子充弟介石軒茶餘看菊意頗閒適子充從容言曰是軒得永新烏大夫篆以華之以伯氏也然名非不佞所命也昔曾伯祖城山公為太常寺丞時曾大父韋軒翁侍行由學館授登仕郎當國鄭府之吴潛甚器重之欲薦為東宮屬官適四川制置使某入覲又辟叅謀軍事曾大父見某黠嘆曰君子道消矣拂衣而歸繕園池作亭宇之曰介石曰 與故舊飲酒賦詩其間楊

文節公為書其扁令以名軒不忘前人知幾之意伯氏幸能志其所以豈不因之以自勗哉則復之曰豫之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夫子因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而能見幾而作故極言知幾之道謂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又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知矣夫當宋季奸臣柄國邊釁日開天地閉賢人隱時也而祖有見於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歸休乎斯亭蓋深於易者也豈知進而不知退者所能及哉雖然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今吾弟往教四方無往而非賓主師友之交而欲介焉自處則非吾所知也說文曰介介畫也有分辨意嚴於分辨則不為石徂徠之方峭必為王荊公之執拗矣將處無與居也出無與徒也倡無與和也豈不孤立於天下哉聖不云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充有味於予言也乎抑亦惟祖訓是式歟子充謝曰謹事斯語因筆於是軒以記

湖山清隱樓記

由永新而南歷坡經丘行三十里有湖山明秀之勝游氏世居焉予嘗至其地徘徊湖上不自知心豁神怡也觀其嵐峰迎日而曉霧縈青瑶浸澄霞而暮烟橫紫與夫千巖飛瀑萬樹啼蟬鳧鷺散影於渚坻雊雉交飛於林麓其或桂飄金而風露清梅吐玉而泉石潔物態景光冥會静得則湖山一日之晦明四時之代謝善畫者亦未盡其趣也是以騷人文士至者或信信始别别而出門在道猶顧瞻徙倚而忘去去年予歸自永寧游氏

湖山清隱之樓適成習傳邀予憑闌縱目湖山千態萬狀莫不自獻於几席之外若有大異於疇昔者矣時有歌於湖上者歌曰青迴翠合兮山掩水重英傑以毓兮畜聚與豐攬秀挹爽兮伊誰與同風月無邊兮維子之宮又歌曰湖之山有兔有鹿山之湖有鱣有鮪為網為綸兮以賓以祀樂吾之樂兮施於孫子習傳笑顧予曰予為我記之予以為天下湖山之勝非少而有素業以世居其地者不多見今習傳世居斯土而專有其勝非

一寓目一暢懐者比天之厚於游氏為何如哉予觀世之嬰情於寵辱之途者變遷於朝夕若蜉蝣之過目曾不得以少適其意視身享一丘一壑之樂而垂裕於後者可倖致耶超曠之識要不以此而易彼也予惡得不為習傳記之後之登斯樓而覽斯文庶亦悠然於山水之間而有悟也

樂存堂記

予僑寓東昌時尚賢以比隣日相洽知其信厚人也相

踈十有餘年矣相視齒髮異於昔矣乃易字樂存以署其堂而謁予志之予聞孟氏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於予心跡若有不似然者抑亦自有樂處歟曰走也每療一病誠其意以求之詳其脈以察之或寒也或熱也或寒熱之相薄或元氣之痿孱也為之攻其族通其竅求以復其元及渙然氷釋熙然春融則懽然如釋重負予樂也惟仁以存心樂意未嘗不相干仁存斯樂存矣顧人之癢痾疾痛於我乎安性命壽夭於我乎順

知利其利者不知予之樂其樂也舍此焉取所謂樂哉予喟然嘆曰古人有言士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職任民牧者曾思若何使無愁歎之聲若何使無顛連之苦如斯人之用心者乎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相業也語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觀於蕭氏益信用記於壁庶覽者或有勸焉

攬勝亭記

予僑寓永和有年矣離去而重來亦數數然矣獨不知

陳氏江亭之勝有足覽者今年秋訪隣尋舊子煒兄弟坐予亭上朴而不華雅而不俚規置有若畫舫者焉奇花異木嘉果美蔬雜植左右啟其户牖視之青原洞岩蔽乎其前有化人之幽致仙子之高風令人動出世離塵之想螺山鷺渚峙乎下流城郭隱隱若往而復前修諸老忠義精爽有不升降飛揚於星月風霆之際者乎贛江橫陳東南西之海外國凡百奇玩交廣諸郡鱗介羽毛草木根實之貢與可資於世用者舟楫晝夜不絕

又使人重仰止朝宗之思嗟夫昔賢之涉此土若張曲江韓昌黎趙清獻蘇文忠黃文貞輩南去北來俯吟仰嘯曠覯千載今求其影跡已飄忽於斜陽芳艸之外矣而風檣沙鳥不改異日天地真逆旅也耶登斯亭者撫過續之逝川慨推遷之浮世寄懷物表脫略塵凡觴咏相娛攬結勝概豈非曠度遠適之快哉用記於壁朂我同志

仁人堂記

予訪舊東昌陳氏子煒邀予過其第傑宇夷庭歷切如故几席靜嘉而蘭芷芬郁如其意象為興門坐久予問昔之宇宗仁者於予誰歟曰煒先父也有為上岳知事者於予誰歟曰煒從兄也既而從容言曰里之長老因先父之字嘗以仁人名斯堂而未遇知名之士發其意以垂訓敢以為先生請予惟子弟如煒之兄弟能不遏佚前人光而述之揚之有可尚者矧舊知其父兄又何愛於一言哉弟孔門未嘗以仁輕許亞聖猶難之況常

人乎傳稱仁者人也言仁最為親切最須體認盖人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生具此生理無往而非仁愛之意西山真氏以為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由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人而不仁則非人矣昔嘗三復斯言惕然深省予告子者豈有加於此哉先儒謂滿腔子皆是仁故拔一毛而舉身為之動者生意之相關也手足痿痺憒不相知者乃生意斷絶醫家謂之不仁也煒之兄弟誠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應事接物恒以仁愛存心

則推而放之四海而達非特有光於前人亦足垂裕後
昆矣有不列於仁人君子之林乎於是序而記之復系
以詩詩曰乾父坤母品物囿仁人鍾靈秀同類益親惻
隱之德被物與民各具於已斯之謂人聞過則戒見善
則欲四海弟兄況在骨肉相殘相害禽獸弗為靡克靡
復念初可悲仁人名堂顧諟深省洞然八荒一視同境
詩以颸之玉汝於成夙夜匪解自强自明

雅軒記

城西周復雅娖娖㢈謹人也甞為府從事獲上官器重而性嗜恬淡辭要而甘閒焉葺廬峻潔字之曰雅軒左圖右書前琴後弈培雙桂於中庭蓺九畹之芳蕚客至焚香煮茶或談桑麻或咏風月棣韡光於朝蕚萱泛采於春暉客有謂予曰復雅是軒可謂有雅致矣先生可無一言以榮斯所乎予復之曰若所謂雅者得其外未得其内也夫雅者正也復雅能律已以正耳不聽淫聲則耳正以聰目不視邪色則目正以明出處與正人居

言動遵正道行故君臣以正則禮而忠父子以正則教而詳兄弟以正則友而敬夫婦以正則義而和朋友以正則切而規古之君子無往而不律已以正故上下觀感悉歸於正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夫苟堅持雅操有如此者得非博雅之士乎復雅聞而謝曰先生啟我以正言博我以雅道敢不服膺勿失以終身行之請記斯語於屋壁於是乎書

德基堂記

德基堂者何鳳岡精舍講學之堂也講學而以德基名者何欲學者之實履也易曰履德之基也德行於禮有基勿壞又曰履不處也不處則有行之義焉夫學之貴乎行也尚矣修齊治平之道本於躬行心得顧可以口耳從事哉世之學者講非不明也知非不熟也而求其實踐是道百無一二是身與道為二也故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為己而不為人則身與道一矣庸非斯堂建立之意哉或語予曰鳳岡精舍昔也僻在荒隅士子罕

至今稅局副使魏君德基庶士也而能去淫祠改創於此又作堂殿後以為講習之所魏雖去職而士子不忘其功名堂德基猶名茇也此蕭君同文有請於予也予知之乎蓋以予觀之欲學者從事於踐履之實或人之見欲學者不忘乎改創之人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可謂兩得之矣皆善意皆可書

琪峯記

吾里蕭以琪氏業醫小兒數世矣兼大方脈常曰小兒

骨骼未成血氣未充風寒暑濕易以成疾尤不可不慎
有以病請即奔走焉不計其人貧富問藥無弗與者既
效報則受之不報亦聽之其老老幼幼之心誠可尚也
嘗葺其西偏燕息之所篆其顏曰琪峰予問客曰其義
何居曰以其宣華諸峰秀絶森列乎前者有若琪花之
自獻者乎曰未也抑以家有玉季之弟庭有玉樹之兒
而是老巍乎其間有若琪峰之温潤乎曰近矣而猶未
也然則敢問義惡乎在曰爾雅記九府美物之所聚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山之名也珣玗琪玉之屬也非以醫道無以相羣侶亦猶珣玗琪之可寶者乎以琪謝曰博哉子之言也敢不蠹没朝夕以求無瑕容曰請記斯語以成其美於是乎書

復古齋記

郡城西盧務敏予暱友也為人謙而慤無市道每過其門雖亟迫必坐其齋齋曰復古蓋之以詩文者富矣觀其色頻若有望於予者予於務敏豈吝一言哉第惟居

今世而求其復古吾憂其難之愈愈也姑即四民言之農於四民中愿也淳也抑觀之壟畝之間或覸其隣之耄倪曁有遠役即侵彼之疆辟此之界或有匽潴填以廣其壤分水利則專而莫知其他實堅實好者成則私之秕而稗者歸主猶吝而弗足不力穡以長材間罪歲而輟業農而若此冀其復於古也可乎又嘗觀於百工之肆焉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而世守之謂之工宮室器物期於適用而經久非直為觀美

也今也高曾規矩之不遵天時地氣材美工巧之不脩夙修而莫成春用而夏廢蠟梔之鞭眩人攫利而已工而若此可冀其復於古乎貿遷有無通四方之珍異謂之商旅熙熙壤壤爲利來往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古則然矣陶朱通積貯之理子貢好廢舉之術白圭於人棄則我取自足力侔萬乘名顯天下今則隱稅眛公間道潛行或至敗露悉喪其有可謂富國富家者乎堅壯眞好者不收紕薄僞惡者販粥通儈

為姦賤貴貴賤曰度量衡不得其同以之交易猶禦人
人也可謂好行其德者乎商而若是冀其復於古也難
矣至若士也所謂秀民冠乎農工商而弗與等夷也宜
其知古道者也而逝不古處皇多有之不盡其分不公
於言厚已雖慝者稱者附之情異雖尊者良者疵之得
勢則趨不究其人處約則棄不思其德操世法以逢迎
謂守經為迂繆漸次涅染習以成風士而若此可謂長
太息者矣愈趨愈下况望其復古也乎此予於復古有

深慨而難於言也務斂曰誠哉是言也豈有憾於世道之不古故以復古顏是齋祈斯世之不遠復也雖然四民之欲變化其子弟書籍也華采其庭户圖畫也皆於我乎賴故四民之躋是齋者屨常滿請書於壁庶來者讀之傷今懷古則於世道不為無助予不得辭於是乎書

螺山記

吾郡近城之勝有二青原鬱其南螺山峙其北山以螺

名謂山形有類於螺也雨霽其顛沙礫中牧童時拾小金螺眩爛可愛友人胡君九成學圃於其側而深有慕於是山焉於是字其游息之所曰螺山予謂螺山稱於人以其秀也秀故為是邑之望環數十里外而趨郡者莫不望是以為歸焉不然生草木而居禽獸豈異於他山也哉九成之胡實闕　之裔則為望族其為人也語言辨矣智識深矣儀表偉矣使其浸濡乎禮法之場翱翔乎詩書之府又豈不為鄉邑所望耶至是九成與螺

山不可以差殊觀矣雖然人萬物之靈也山塊然之物也不知者謂人借山以為重知之者謂山借重於人也自近者言女江之東山富川之文山雖非培塿丘垤所可同然亦烏有泰華之神秀廬阜之雄傑哉一借重於楊伯子文履善而名聞天下後世九成苟卓犖自異於流俗庸非螺山至幸哉予比過其舍見其醲於親賢取友教子淑身為記螺山之稱於人如此虞邰庵有云予能觀山以成德其進未可量也九成其亦有味於斯言

也乎

美岡記

英遠中州劉氏之彥也往年予歸自贛易舟神岡英遠與其弟適來相與同載晤言信信而去予固以奇之矣近年來膺門治家有興無替開門延賢志尚愈軼於流俗母家有人其使予喜也嘗志其燕居之室曰美岡志岡之名蘄如岡也而謁記於余余以為岡之所以美者以其草木敷榮也草木敷榮以得其養也梧桐植影於

朝陽奉萋必致夫鳴鳳苟斧斤尋之牛羊牧之可以為美乎心性之得其養亦猶是也英遠時涉是罔縱觀南之有臺北之有萊菁菁郁郁有養如是豈不足為進修之助乎昔魏武侯以山河之美固也德性之美不尤愈於山河之美乎英遠不必視美罔為美罔而視吾身為美罔則美不在彼而在此矣人傑地靈其理一也雖然吾家仲宣之賦登樓以信美而非吾土致不滿焉今英遠以美罔作簾額則專而有之矣豈仲宣之所敢望哉

仲宣且不敢望況其後之人哉何時與子振衣千仞之岡以極來遊來歌之興姑書此以為記

讀易所記

西昌南岡李君汝明食租衣稅之家也代遷物故寄跡於星史卜祝之間以娛其晩節去年邂逅於東昌握手語舊惘然以久既而語予曰僕葺數椽於故居之側朴陋簡素僅庇風雨時洗心退藏其中以觀四聖人之易而字其顏曰讀易所願先生記之予復之曰以言者尚

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數語讀易之律令也且如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辭也初九為乾之姤九二為乾之同人變也潛龍見龍象也勿用利見大人占也然辭之所會者淺象之所得者深故聖人假象以盡其辭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必體認辭象變占然後觀其身所處之位其時所遇之事而決其當否吉凶焉此聖人作易教人之本意也而世儒

說易往往得其一而遺其二王弼以老莊說易而淪於
荒唐漢上以象數說易而失於滯泥誠齋以三百八十
四事明三百八十四爻則隣於淺狹皆非知易者也伊
川義理精到亦止於辭而無旁通曲暢之妙惟晦菴本
義包括甚廣然但引其端而不盡其義是在學者精體
而活看耳大概看卦之法有六卦象也卦變也卦德也
卦義也卦位也卦時也看爻之法有四應也比也承也
乘也讀者隨時變易以從道則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

理庶乎其可得矣汝明謝曰先生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請書於屋壁以備觀省焉於是乎書

麟原後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阮鍾琛